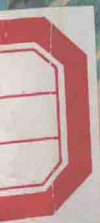


开戒

刘天阳 著
上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斩尽杀绝.....	7
第 二 章	尘缘未了.....	24
第 三 章	蝶化魂去.....	39
第 四 章	冬狮探爪.....	56
第 五 章	弄巧成拙.....	73
第 六 章	刀不留人.....	87
第 七 章	拂晓狙杀.....	103
第 八 章	血肉江湖.....	120
第 九 章	疑云罩棺.....	135
第 十 章	穷追不舍.....	154
第十一章	小试牛刀.....	169
第十二章	莲瓣零落.....	182
第十三章	鸿门之会.....	199
第十四章	八面埋伏.....	214
第十五章	龙归大海.....	227
第十六章	踏破铁鞋.....	245

开

柳残阳 著

(上)

海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绰号“刀不留人”的奇侠——郝天浪，在“老船屋”隐居数年之后重荡江湖，一柄“匹练”刀，杀尽魑魅魍魉不法不义之人。柳残阳毕其近年来武侠小说创作之功力，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集情义、智勇、胆略于一身的英雄形象，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无庸讳言，本书是柳残阳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目 录

第 一 章	斩尽杀绝.....	7
第 二 章	尘缘未了.....	24
第 三 章	蝶化魂去.....	39
第 四 章	冬狮探爪.....	56
第 五 章	弄巧成拙.....	73
第 六 章	刀不留人.....	87
第 七 章	拂晓狙杀.....	103
第 八 章	血肉江湖.....	120
第 九 章	疑云罩棺.....	135
第 十 章	穷追不舍.....	154
第十一章	小试牛刀.....	169
第十二章	莲瓣零落.....	182
第十三章	鸿门之会.....	199
第十四章	八面埋伏.....	214
第十五章	龙归大海.....	227
第十六章	踏破铁鞋.....	245

第一章 斩尽杀绝

狂风呼啸，夜空中乌云翻涌激荡，旅滚向另一方无涯的黑暗，隐隐然映示着暴虐与绝望的意韵，而树木倾斜仰府，更表露出那等的屈从哀怜，那等的泣诉无告。

烈焰正在四周燃烧，熊熊的大火跳跃闪烁，象一群肆无忌惮的变形妖魔，贪婪地吞食着这幢原本华美又恢宏的屋宇在华剥不息的爆响里，画栋雕梁幻为灰烬，飞檐垂角化做烟尘，楼塌墙颓，一片疮痍。

“黄花渡”的首号富翁，以盐运兴家的齐帮发全家老小二十六口，包括他白发皓首的父亲，牙牙学语的孙儿，皆被倒捆双手，并排跪在前院里，二十六口人没有一张脸上带着色，青红交杂的火光眩照晃摇，忽明忽暗的影像就越发将人们的形态扭曲了。

“蛇胡”宣从武容颜冷漠地站立院中，冷漠得有如一尊石像，他脖下那把浓秘的灰黑胡子分别以金色丝线精心缠念成一小股一小股的胡辫，垂挂啾当在那儿，偶一摇动，仿佛一窝蛇舒卷颤蠕，胡间的金色丝线在焰彩下反射着细寒的光芒，衬托着他阴鸷桀傲的眼神，便是活脱脱一个现世二阎王！

身材肥大，有如山嶺的“毒七”殷全忠，扛着那把锋利雪亮的七环大砍刀，宛似发酵大饼般的肿胀面膛上业已浮现着不耐：

“领事的，时间不早了，该杀的杀，该刹的刹，这干人渣也好赶紧投胎！”

宣从武暂未吭声，只把目光投注向门外两辆双轡马车上，那里正忙活着，“花蝶”皮尚俊瘦削的身影前后奔跑指挥，凹目高颧的一张窄脸透浮油汗，可也透浮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他指挥着几名汉子，将一些箱笼细软堆集上车，看情形，也装载得差不多了。

大门两侧，分别负责把风警戒的是“碧眸”秦婷、“生魂”项默，两个人一样的五官僵硬，七情不显，秦婷的长相本来相当姣好，却让那股子森凛的形色、漾着鬼气的幽绿眼瞳蜕衍得不带一点女人味道。

狂风吹刮得更凌厉了，打起连串尖锐的哨唢，若冤魂一声声悠长的哭号，火星四散飞舞，岂不就是荒野坟岗间飘移的荧荧磷火？

于是，宣从武微微颌首，无数的胡髯随着轻轻地晃动着：

“动手吧。”

跪在地下、双臂倒剪的齐邦发，仰起那张平日红光满面此刻却一片灰黑的苍悴脸孔，摧肝厉血似地引吭长号：

“你老慈悲啊，宣大当家……”

又沉又利的七环大砍刀映着赤毒的焰芒，耀现起寒人心胆的光华快速斩落，“吭”“吭”的闷响声是锋刃切肉断骨的交融，人头宛似落幕的西瓜溜地滚动，温热的鲜血于冷瑟的空气中溢浮着雾氤漾散，鲜血总带着那种特具的铁锈腥味，当人们鼻腔里接受这种气味的时候，颤栗的灵魂间感受到的却是死亡的狰狞。

二十六口人，二十六具尸体，二十六颗人头，大小不一男女各异的二十六颗人头——人头有的齿牙裂嘴，有的惊恐变形，有的情状木然，有的怨恨不消，二十六颗人头只有一桩完全相同的表征：俱皆双目不瞑。

“毒七”殷全忠不愧是杀人的行家，下起手来，不但动作麻利迅捷，毫不拖泥带水，而且神情不变，眼皮不眨，砍杀二十六口活人，对他来说，似乎和屠夫宰杀二十六头牲畜相若。

更不眨眼的是“蛇胡”宣从武，他淡淡地望了望遍地狼籍的余尸，转过脸去淡淡地发问：

尚俊，姓齐的一千家什，都装好了不曾？”

沫一把汗，“花蝶”皮尚俊的嗓门有点尖：

“这就成了，领事的。”

朝地下吐了口唾沫，殷全忠将砍刀上的血渍往鞋底下一抹边悻悻地都嚷：

“操他个娘，李铁匠磨刀越来越松散，只砍了二十六棵人头，刀锋子就起毛边啦，惹火了老子，迟早拿他的脑袋来试刀……”

“蛇胡”宣从武挽紧他的狐皮里子黑段长袍，沉着声吆喝：

“拉队上路啦，老的规矩，今晚上至少得走出三十里地去！”

两辆马车先动，辘辘的车声里，“花蝶”皮尚俊一骑领先开道，“碧眸”秦婷、“生魂”项默左右策骑护随，行动老练，流程圆熟，十分的显见，他们都是属于这门“行当”的老干家了。

宣从武与殷全忠二人遥遥吊在马车之后，大约距离把路远近，凛寒的夜色掩映着前后移动的车廊骑影，仿若梦魇里的魅魍……。

金鱼眼，凸突的鼻梁骨压迫使鼻尖下弯，形成典型的鹰勾鼻，“铁鹫”贺剑吟的这付尊范决不会令人觉得亲切，加上他双肩宽广，胸厚腰浑，除了令人不觉亲切之外，更增加一种无可言喻的抑制感，好像他的影子随时都遮盖在人们的头顶上。

现在，贺剑吟嘴里咬着一根枯草梗，草梗在他唇间不停转动，从左嘴角转到左嘴角，又从右嘴角转到左嘴角，草梗转动着，他的金鱼眼闲闲眺望着道路的前方，模样颇为悠然自若，人靠在一棵斜伸的树干上，光景倒似郊游踏青，走累了顺便顿下来歇歇脚。

道路的两侧，是杂草生长的荒原疏林，“邪猴头猴脑地半蹲在一块直竖孤拔的青石顶锋，青石下方，„獭狼”鲁大昆手抬一柄又窄又薄的柳叶刀，全神贯注地挑剔着指甲缝里的污垢；另一边，“瘦马”杨琅细心地照拂着他那乘瘦骨嶙峋、毛皮斑剥的坐骑，这头牲口两眼迟滞无光，眼角粘着稠沫，口淌涎沫，一付要死不活、病态奄奄的德性，但杨琅对儿子的神情却似老父呵慰着亲儿，那等的真情流露，爱不隐释，狭削的面孔上充满柔馨慈祥的关怀与怜惜……。

“罪灵”候断眉盘膝坐在距杨琅不远处，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杨琅的举动，杨琅于人畜之间那类似父性的移情心态，他似乎已司空见怪，不以为奇了，眼睛看着这边，其实心里却不知想什么，这位素有“罪灵”之称的朋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脸容间，疑聚的只是那股素落。

青石顶锋的“邪猴”孙长宝搔搔脑壳，又手搭凉棚朝前远眺，一边喃喃咕哝：

“时辰差不多了，怎的却一点动静没有？癞狼可别搞错了……”

撮唇吹掉刀尖上的一丝垢秽，“癞狼”鲁大昆耳尖地嗤笑一声，横肉累累的面膛展现着极度的自信及挑斗似的嘲：

“我会标岔？他娘，近几年来，但凡我经手的买卖，那一桩出过岔？搭线踩盘，摸底上事，我可是一等一的熟手，你这泼猴待与我比，差远去喽！”

突唇注肋的孙长宝小而圆的眼珠子骨碌溜动，不愠不怒的道：

“你是熟手，不曾出过差错，但‘施恩县’的官银车队至今未见却也是事实，咱们不能不朝坏处想——”

杨琅抚理着瘦马的鬃毛，头也不抬的道：

“我说，你两个是闲极无聊，吃饱掌着啦？抬这种驴杠也不想，衙门里那些官老爷，懒散惯了，岂会一丝不苟地照章行事？押解银车的一伙子，若非驻城兵勇，便为三班快，亦属太平日子里官家豢养的一群酒囊饭袋，那有正经八百出力的？拖拖拉拉毫不足怪，只我们才不惮劳苦，扣镔时间早早待候着了，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可是来发横财的哪！”

“癞狼”鲁大昆笑笑，道：

“这次押车的护随，是‘施恩县’的大捕头，‘银枪秀才’盛璞，领着他二十名手下同来，没有增派其他兵勇，不过，姓盛的可不比一般鹰爪孙，听说他很有担当……”

杨琅搓搓手，眼角上瞟：

很好，我就喜欢有点担当的对手，净和些窝囊废打交道，未免乏。味”

忽然，蹲在青石顶上的孙长宝低“虚”一声，压着嗓门招呼：

“前头起烟尘啦，约摸是财神爷来上贡了——”

自斜伸的树干上站直腰身，“铁鹫”贺剑吟好整以暇地单扶着并无灰沙沾染的衣袖，淡淡地叮宁一句：

“邪猴，再看清楚点。”

孙长宝伸长脖颈张望，喜开嘴巴：

“没错，来路上有骑有车，还有一乘软轿，光景可烈闹着列……”

“铁鹫”贺剑吟不由皱了皱眉：

“还有一乘软轿？怪了，押解官银的队伍里怎么会多出一乘轿子来？？”

孙长宝一面眺望，一面回应：

“约摸是那员差官屁娇嫩，耐不住马鞍子磨蹭吧？”

“癞狼”鲁大昆赖洋洋的道：

“管他娘是轿是马，一概做翻了拿银子走路就成，还有什么好琢磨的？”

贺剑吟走到道路中间，比了个“注意”是手式：

“大伙稳着了，这就准备，开扒”啦。

语声未已，前路上已传来车轮的滚动声、马蹄声，间或夹杂着车把式的吆喝。贺剑吟侧耳聆听，十分满意地点点头——轮声辗地，沉重而塌实，分明载有重物，那黄金白银之属，岂有不重不沉的？

片刻间，两乘骑影已经出现，马上骑士，俱为差役打扮，头顶灰帽，插花翎羽，一袭灰劲装，腰佩单刀、铁链、铜铐，板带里还斜插得有一块班房腰牌，一看就知道是吃公门吃的伙计。

站在路中间的贺剑吟双臂环胸，冲着来近的两员捕快齿牙一笑，顺手取出嘴里咬着的草梗，一指弹出。

两名捕快骤见有人拦路，先是表情惊愕，继而收缰驻马，其中一骑原地打个盘旅，立即泼刺刺往回奔去，反应倒是相当机灵。

留下的这名捕快，神色戒惕地瞪视着路中的贺剑吟，同时厉声喊喝：

拦在路上的是什么人？还不快快回避？‘施恩县’正衙有重要官车通过，阻当者概依妨碍公干究办！”

贺剑吟突着一双金鱼眼，念了念他凸出的鼻骨，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哥儿，我等你们长久啦，这大冷天下，怎的一朝面就打官腔？”

那名捕快面现几分迷惘，却仍神色严峻地喝问：

“你是干什么的？谁叫你在这里等候我们？你是什么意图？”

贺剑吟不慌不忙的道：

“哥儿，各位这回的差事，大约和押运官银有再吧？”

捕快蓦然沉下脸来，手已摸上腰间刀柄：

“大胆的狂徒那一个告诉你我们这行军队涉及官银？”

贺剑吟答非所问：

“请教哥儿，你们带头的，可是‘施恩县’班房捕头

‘银枪秀才’盛璞？”

开始感到内情不简单了，那捕快手握佩刀，缓缓地道：

“朋友，你摸底倒摸得很清楚，摊明了讲吧，你想干啥？是冲着我们头儿来、抑是冲着官银来？”

贺剑吟不用回答这名捕快，因为正主儿“银枪秀才”盛璞业已策骑而至。盛璞身材高挑，跨在马上腰干也很直，净白面孔，双目炯然有神，眉宇间一派精悍之色，人一露相，就透着带头的气势。

随同盛璞过来的，尚另有五名捕快——车队早停止上来了，篷马车共有三辆，外加四人抬着的一乘便软轿，此刻，其余的差役们全已下马，分布四周警戒防范，刀光剑影中，颇有如敌大临大敌之态。

马上，盛璞静静问道：

“怎么回事？”

和贺剑吟搭过腔的那名捕快放低了声音：

“头儿，这家伙十分邪门，只怕来意不善，他知道咱们这回的差事是押运官银，也清楚是头儿你负责安全——”

盛璞容颜不动，盯着贺剑吟慢吞吞的道：

贺剑吟阴沉沉的一笑，道：

“你大概就是‘施恩县’六扇门的头头‘银枪秀才’盛璞了？”

盛璞道：

“正是区区。”

贺剑吟道：

“在下贺剑吟，人称‘铁鹫’，无名走卒之属，必然入不得大捕头尊耳。”

听到对方报出名号，盛璞一颗心猛往下沉，虽然强持镇定，脸上神色亦难免起了变化，泛现那样一抹不易掩饰的忡怔：

“‘铁鹫’贺剑吟？你是‘冬狮团’的‘铁鹫’贺剑吟？”

贺剑吟又笑了：

“江洋大盗、钦命要犯，谁肯冒充这种杀头的货色？”

盛璞咽了口唾沫，有些吃力的道：

贺剑吟，你拦差于途，意欲何为？”

贺剑吟摇头道：

“问出这么一句话来，对你这位老公门的评价，我可要从新估量了，盛头儿，我是个专干无本生意的强梁，你押运的乃是白花花银子，我等在这里打的是什么主意，莫非你还不明白？”

双颊的肌肉一紧，盛璞的呼吸已显得急促：

“你的意思，想要劫掠官银？”

贺剑吟轻松愉快地道：

“一语中的，盛头儿，在下正是此意。”

大声道：

“贺剑吟，你可知道打劫官银乃是杀头的重罪？光天化日之下，你胆敢如此无法无天，难道不想活了？”

贺剑吟摊摊双手：

“人在江湖厮混，总不能单只喝饮露吧？要生活、要填饱肚皮，便少不得银子，至于银子的性质是私，就顾不得恁多多了；盛头儿，若说到杀头的重罪，我犯下的次数不到一百次也有九十九，习惯之后便成自然，哪一天落到你们手里